

妖怪莫尔加那

譯文叢書

M·M·珂丘賓斯基著

呂漢野譯

妖怪莫爾加那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一九五〇年八月初版

版權所有
不許翻印

發行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郵政路一八號
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

印刷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譯文叢書

妖怪莫爾加那

珂丘賓斯基著

呂漢野譯

定價一十七元七角

目次

妖怪莫爾加那

第一部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部……………五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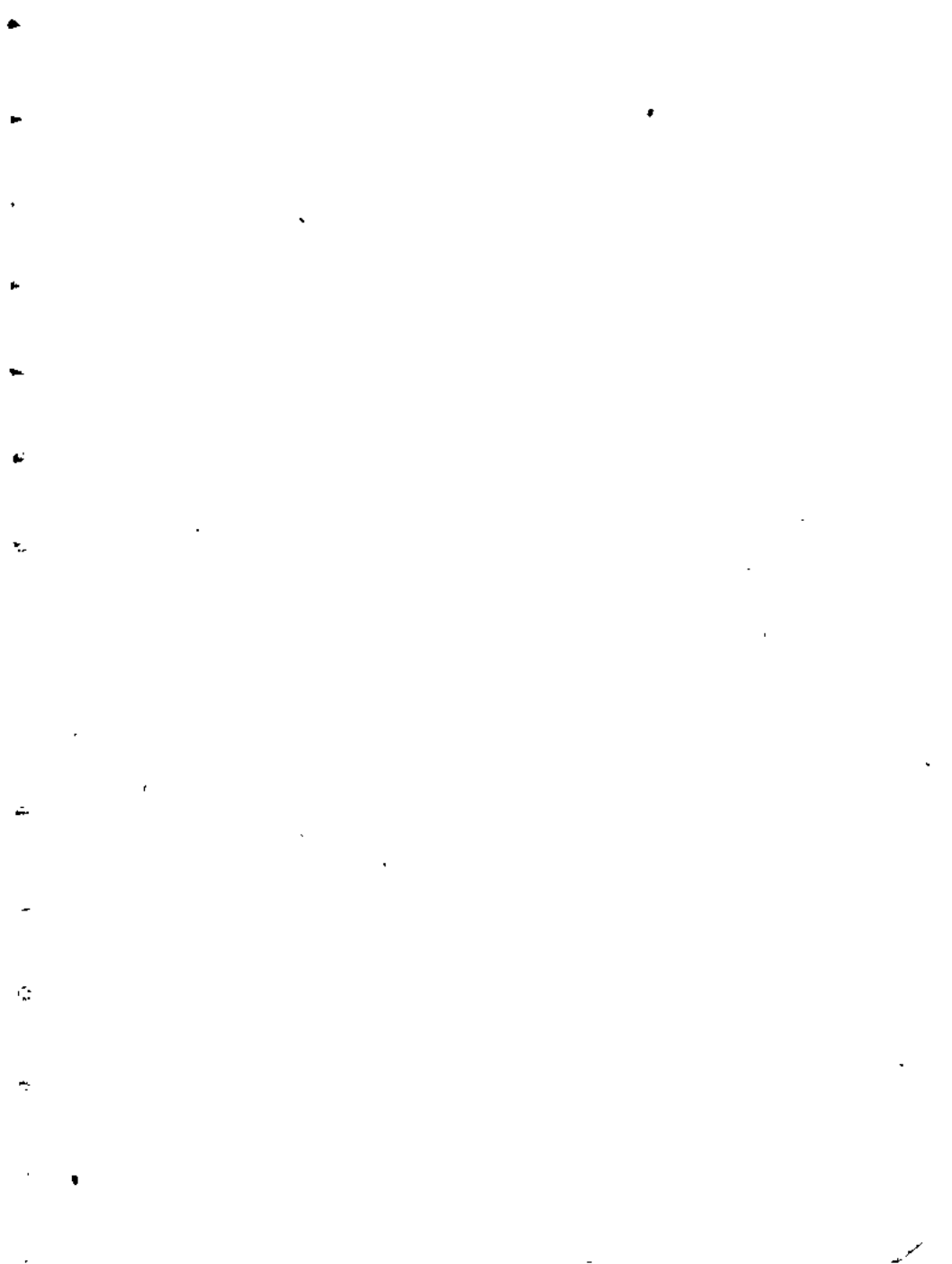
附錄三篇

M·M·珂丘賓斯基 M·高爾基作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一個優秀的烏克蘭作家 D·柴斯拉夫斯基作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妖怪莫爾加那的背景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第
一
部



安特萊·伏立克走過那燒掉了的糖廠的主要建築的時候，從荒基的牆上，帶着一陣啼叫飛起了一羣烏鴉，又在一陣響聲中向中央倒下了石灰和磚片。雖則這糖廠是老早就拋棄了，荒蕪了而且蓋滿了草，可是在牠的空屋裏却老是聽得到響聲，好像機器和工人們的聲音還留在以前的住所裏。走過了成堆的破磚，白白的斑駁的石灰，一半蓋上了青年的稗草，腐爛沒用的溝渠和烏黑的塔樓——窗子像是有什麼東西在向外探着——安特萊記起了從前。鐵軌從草堆裏閃出光，像是爬着的蛇，生鐵的輪子，一半埋在地下了，這些都在他的眼前喚起了工廠充滿喧嘩的活生生的圖畫，他看到自己站在裝糖的小火車或是機器邊了。那時候他賺十三個盧布一月呢！

是時候了，『大人！』——他高聲地對自己說，並且捋着白鬍子。

安特萊向長在小山上邊的老榆樹走去。工廠建築物就是從那裏爬下來的。

安特萊的左邊，在太陽光裏，一個小湖用銀色的波浪玩耍似地閃爍着，好像是許多魚在裏面洗澡。湖的對面，又是一隻小山，一個禮拜堂在樹叢裏躺着。榆樹過去，低地上橫着廣闊的綠色草場，被藍色的河彎切過。楊樹和柳樹像是灰綠色的霧，展開在草場上，有些地方是籠罩了水。地平線上，遠遠繞着的村子裏，鐘發着白光。

是復活節以後的禮拜天充滿陽光的早晨。教堂裏在打鐘。遠遠的鐘在清朗的空氣中低聲而且柔和地響，好像是太陽光的金色在發聲。

安特萊看着倒塌的建築物，快樂地搖着頭。

『哈！牠不會老是這樣下去了！……等他們把牠拿到手裏，他們不久就會供給蒸汽……』

『他們』意思是德國人或是捷克人，或許還有猶太人，他們六年以前曾經來看過這燒掉的糖廠。雖則以後這荒基已經對無論誰都沒有興趣了，安特萊却並不放棄希望。老爺會有些出乎意外地忽然到來，修起一切，叫工廠動作起來。

現在他是斷定了，因為老爺的牧人可馬·佔慈向他輕聲說了這個新聞。

可馬圈然只餵養餵養牲畜，可是他總是比較接近老爺們的，因為在他們的四週轉。工廠要開工了，要開工了！……

因為現在，老爺，對於人們真正是死路呵！人們沒有地方做工，土地是一生下來就沒有，住所又要出錢，到處都是困難，但是人却還需要吃！呸！說什麼有一塊土地總是大大的福氣呵！獨自一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勞作，牠自己也和土地一樣的累……可是他供養自己並不比什麼都沒有的人好些……什麼主人們！……

安特萊輕蔑地從牙齒縫裏吐出了口水。

工廠，牠可就兩樣了。不論天氣乾旱，下雨，都不怕。工作是乾淨的，等量的。發錢的日子到了——請拿錢吧！……

那時候他也會喝麥酒……甚至是用現錢買的……純潔的，金色的，冷冷的麥酒。啾——連涎水也淌出來了。

他想：哈菲卡將長大起來，她會催進工廠裏。她在那裏可以得到多少錢呀？……不但如

此，她也會出嫁得早些……一定的……因為那裏有大夥的男子——會有一個人，讓他向她求婚吧。機器工人或者竟是鎖匠……叫老太婆不要弄昏自己的頭腦，也不要弄昏女兒的主人的兒子不要娶窮姑娘，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那樣的了。一定的……

他的思想再向前流。那樣地輕鬆，那樣地澄清，像是春天的空氣……

荒基不存在了。到處都是建築物。機器的喧響，蒸汽的吹叫，人的吵鬧，整個地獄的工作。一切都動作起來了，一切都有生命了，一切都是那樣地誘人。他覺到力量是在手裏，在嘴裏呢——冷冷的麥酒的味道。

最後的鐘聲死在空氣裏了。人們從教堂裏出來。一直到堤壩上都有，慢慢地移動着成羣的百姓。鄉下人的靴子喧響，地拍打着，裙子沙沙地響着，少女們的緞帶因為風而顫抖着。現在走來了瑪蘭卡。瘦小的，乾枯的，烏黑的，穿着乾淨的襯衫，舊衣服。安特萊沒有看到她的臉，却知道她的眼睛正向下看，嘴唇緊閉着。我們是窮，然而，是誠實的。雖則我們只靠了碎片生活，可是在教堂裏也有給我們的位置。旁邊是哈非卡。像是老爺花園裏的年青的接枝樹。安特萊的鬍髯下浮漾着微笑。他知道，村子裏沒有更美麗的姑娘。到降臨節——正好到了十七歲。

『哈哈，哈哈！他在這裏做禮拜呀。祝康健。』

一個苦惱的聲音從下邊走上來，老爺的牧人可馬·估瑟的衰老沒鬚的臉，從倒塌的牆後邊向外看。

『那末到哪裏去呢，依你？上帝賜福給我。』

『見沒頭髮的鬼，我才在這裏呢。頂好是到門台爾那裏去。他，山羊的兒子，運到了新鮮的麥酒，只要他不是說謊。我終於對他說：但願你肝痛，我說，但願你的沙拉●和你整個民族……』

『你買呀，那麼你就可以嘗到牠是怎樣好了。』

『你們全體都去死吧，你如果真有新鮮的麥酒的話。你以為我不會買嗎？讓我們去，我們喝去，但願熱病搖盪他。』

『你去買嗎？牛怎麼丟得下呢？叫老爺自己來放牠們嗎？』

● 復活節前四個禮拜天。

● 沙拉是猶太人的上帝，開酒店的門台爾是一個猶太人。

『讓牠們在天晚以前弄死他……他以為我連復活節以後的一個禮拜天也要趕牲畜到牧場上去嗎？他會氣炸了，但是他等不到的……我有些話對你說……』

『唔？』
『唔？』

『日中到門台爾那裏來，那時候我對你說……』

『唔？』
『唔？』

『我們談話，喝麥酒，喝上一百……』

話語的結末在牆後邊消失了。

二

安特萊跑回家。在他面前橫着路，已經有塵灰，雖則是早春。路上白白地露着他的茅屋，好像牠正從村子裏出來到什麼地方去，停下來休息似的。路上移動着許多人，拿着手杖，帶着袋子。忽而哈菲卡給其中一個一些水。他們立定了談話。又來了一羣。還有一小組。追過了他們走上去。但是那一個却立定着。嚇——嚇！但是這是一盤羣的鶴。人們走着走着。分明是到套列奧或是庫明尼奧去的。你們這裏邊有小主人們，農人們……自己的土地正需要

人手，而他們却走出了家，而且……那麼在你們自己的土地上能夠做些什麼事呢？你們越來越多。戰爭或是霍亂病並不是爲了你們的一些人——走出鄉村，別一些——却到鄉村裏去，就像這一個馬爾可·古希恰，不久以前別人把他當作犯人送了來。老爺他，在工廠裏賺十七個盧布一月，開始了造反。要別人給他更大的薪水，他有太多的工作呀，請看；主人們對他這樣說，他却對他們說兩樣的。唔，若是不願意，就請你吃生活：用鞭子叫他出汗，而且——趕回家去，衛兵押送……唔，我對於那樣的叛徒……

那個人停立着。她在和誰熱心地談話呢？好像是珀羅吉珀·康特蘇巴。一定的，他。忽而瑪蘭卡走到台階上來，立刻又退回去躲了。小姑娘正和主人的兒子一起站着……小心警戒着呀，要他來求婚，哈……那麼等着吧……

安特萊走向小茅屋。彎曲傾斜的小屋，有着黑的屋頂和白的窗，牠像是什麼有生命而且溫暖的東西在冷冷的死人堆裏。小屋旁邊，灰黑着掘好的菜畦，從大門到台階橫着一條小路。

但是旁邊的一些菜園裏都是滿滿的瓦礫和泥塊，沒有耕作過的地因了去年的稗草顯得毛茸茸的，黑色的荒基上時時蹲着烏鴉羣。

安特萊發覺瑪蘭卡是謙恭而且和氣，像每次做禮拜以後一樣。因此她今天不會辱罵他，像不是節日似的，却會有甜蜜的微笑和溫柔的話。他斜眼看了看妻子，她的嘴緊緊地閉着，他故意帶着過分的活潑擲去了上衣，坐下在凳子上像是一個老爺。哈，在自己的小屋子裏，他難道不是主人嗎？一切都會過去，妻子也不會再來麻煩他。——安特萊在他這隱秘的希望中畢竟想得太好了。

但是就在這時候，瑪蘭卡正從架子上拿下菜罐來，把眼睛釘在他身上。

『你僱進了嗎？』

唉，那麼又開始了！——他想，但是裝出自己沒罪的樣子。

『什麼？』

『你僱進了田莊了嗎？——我問。』

這惡毒的女人，她明明知道我不在那邊，還要問。

『給我一些休息，不要說到那田莊吧……我現在沒有想到那個。』估慈這樣說：不久就要重建起糖廠來了。』

『儘聽着估慈吧，我的心肝，儘聽着，安特列啓……結果你還是拿了袋子，做一個乞丐，

臨到我的也是一樣……」

她閉起了乾燥的嘴唇，眼睛看上了天花板。那麼怎樣呢？她靜着了，因為在節日罵人是罪惡，但是如果是對於亂談工廠的人們抽抽舌頭却是非常好的。工廠，工廠，可是在哪裏呢？唔，曾經有過一個工廠，但是從牠那裏得到好處的是誰呢？門台爾。難道不是真話嗎？或許，他把他的工錢並不留在門台爾那裏吧？他們自己有些什麼？他們用什麼來生活？她的手臂已經因為工作而乾枯掉了，她把所有的血脈抽出了自己的身子，就爲了不死，上帝饒赦吧，因了饑餓……

把乾枯而且烏黑得像鐵一樣的手臂，一直裸露到肘子，她伸到他的眼前。

『就因為丈夫不肯工作，呵，不肯工作，我的心肝。他只想到麥酒，沒有一點心思想到這

……』

於是順流下去了。她責罵他，她懺悔，灑聖水，燒香，而且用魔鬼做話語的款待，這樣地謹慎，這樣地溫雅，只有禮拜天——做了禮拜以後才有可能，他呢，紅得像是煮過的蟹，起先想靜默不響，但是以後他自己也開始用高揚而斷續的聲音叫嚷。終於他佔了優勢。

『吐，吐，吐，讓三倍的「吐」在你的土地上面，但願牠消亡，我不要人僱用，也不再挖地。』

牠抽出了我所有的力量，留下光光一個我在老境裏吐，再是一次「吐」在牠上面……」

這時候瑪蘭卡站立着像是樁子似地，把兩臂向天伸起：

「你說什麼，呆子！你跪下來吻吻牠，舔舔牠，這神聖的土地，牠飼養了你……牠也要掩埋你呵，丈夫……」

她站立着，白得像是竹布，是真正受驚嚇了。

燕子劃破了大塊的雲，跑來了哈菲卡，很快地把什麼藏到懷裏去。這純潔的，好像被母親舔大似地養起來的小動物，像是彈簧似地有彈性，有着圓圓的臂膀和腳，在金色的毛髮裏，像是春天的金色的小蜜蜂——把什麼東西去進小屋子裏，使得白的牆在低低的天花板下微笑，聖像前的鴿子在絲線上旋轉了身，紅紙做的哥薩克，黏在牆上的，也叉手在腰上了。

『媽媽，開午飯嗎？』

『開呀，開呀，哈菲卡……』

瑪蘭卡立刻就安靜了。

『那麼你爲什麼旋進房來像個陀螺似的這樣，你連盤子也會打破呢。在教堂裏你也』

時時刻刻打旋，而且向後面看……」

『但是他不在教室裏呀。』

『什麼「他」？』

『我說錯了……』

『什麼事臨到你了，小姑娘，今天你差不多把甜菜也倒翻了。』

『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，他講百姓像打仗一樣，他說，多極多極……騎兵們攻擊着，壓迫着。』走散！他們叫喊。而另外一些人呢？「我們不走，把我們的東西給我們，我們爲了權利」……」

『但是誰說的呢？』

『馬爾可……不久以前他從啊台斯●回來。』

『那就是古希恰？人們說他曾在偷東西的時候被捉住，坐牢，人們送他到這裏來，到老父親這裏來安慰安慰。』

●發音有些不準了。本來應該是奧古斯。(Ogus)